



高麗史

列傳

七十四

リ印 6
2-809
74



伊 6
2809
74



列傳卷第三十七 高麗史一百二十四

平字

平 二字上
數字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巨野麟趾奉

教修

雙幸二 平二字下

吉甫 6

平三字下 尹秀

尹秀漆原縣人父養三為無賴行奔市江都
因號其地為養三岐秀元宗朝拜親從將軍
時同知樞密趙璪夜召秀謀誅林衍秀諾璪
遷延不發秀懼以其謀告衍衍殺璪初秀舅

六行分トル

高麗史卷一百二十一
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知蒙古將加兵于我
逃還以告得遷都江華以功累遷樞密副使
致仕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
懼追理殺璈之故二人相與謀挈家投頭輦
哥叛入蒙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
以鷹犬得幸及即位秀自瀋陽挈家還管鷹
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嘗如元獻鷓還
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凡屬鷹坊
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 秀自請也未

幾帝遣鷹坊子郎哥等二十人往慶尚道
河陽永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又以秀爲
全羅道鷹坊使卿義李貞爲慶尚忠清西海
道王旨使用別監初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
集逋民稱爲伊里干伊里下華言聚落也按
察及州郡牧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
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
罷鷹坊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帝各受聖旨
鷹坊牢不可破又假使別監之名其權益重

自後秀貞卿義每分遣其屬稱捉鷹別監者不可勝數所至擊鮮飼鷹民間雞犬殆盡秀官至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一日三角山僧夢一老父邀至其家謂曰我龍也昨日吾兒化爲鵠遊大澤中尹秀射殺之僧寤而異之告南京留守王昫昫詣秀問之果其日獲緇鵠其大異常尋暴得疾起立奮拳撞墻壁大叫曰狐兔麋鹿胡噉我肉遂死子吉孫吉甫吉甫善擊毬元仁宗爲太子吉甫因宦者

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由是忠宣亦寵遇之授中郎將言無不從時淑妃得幸于王順妃之女伯顏忽篤入侍太子謀辱淑妃訴太子令淑妃赴都王患之吉甫白太子乃止王喜謂吉甫曰汝宜繼乃父爲班主吉甫辭曰臣年少請授臣兄乃拜吉孫鷹揚軍上護軍吉甫大護軍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失職東還尋貶務安監務起爲合浦鎮邊使子桓自有傳宋義子和義之叛入也和泣諫不聽至

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追還之和少習騎馬擊毬弄杖妙絕古今帝甚歎賞謂左右曰若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都江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爲也今高麗出陸義懼罪來耳由是義貧困失所和益怨其父請帝挈妻東還元宗喜擢爲御牽龍行首至中禁指諭以其母賤限職三品後義亦還

李三季下

李貞

金文亮

6

李珩

李貞本賤隸也常屠狗爲業以勇力聞見愛

於金俊子柱及柱敗逃免爲忠烈乳媪女壻遂有寵管鷹坊多聚無賴之徒流毒郡縣國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自元還謂王曰帝問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數遊田故有是言尋辭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七品貞愛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祇候賜犀帶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散栗林閒手自拾煨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司事貞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隸之濫授

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追還之和少習騎馬擊毬弄杖妙絕古今帝甚歎賞謂左右曰若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都江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爲也今高麗出陸義懼罪來耳由是義貧困失所和益怨其父請帝挈妻東還元宗喜擢爲御牽龍行首至中禁指諭以其母賤限職三品後義亦還

李貞

李貞

文虎

李玘

李貞本賤隸也常屠狗爲業以勇力聞見愛

於金俊子柱及柱敗逃免爲忠烈乳媪女壻遂有寵管鷹坊多聚無賴之徒流毒郡縣國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自元還謂王曰帝問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數遊田故有是言尋辭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七品貞愛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祇候賜犀帶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散栗林閒手自拾煨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司事貞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隸之濫授

大官未有如貞者子郎將琨張舜龍之壻與
宮人無比私事覺將殺之以舜龍故流海島
有金文庇者家世單微以勇力聞為夜別抄
指諭忠烈時積官至軍簿判書初趙文柱欲
誅林衍召文庇議久未發文庇懼謀洩及禍
乃告衍衍殺文柱文庇常燎狗破竹刮毛而
食之及得疾遍體皆癢使人以竹刮其身至
死李珣張公李平者亦忠烈時人珣好勇善
騎射官至將軍常以養鷹遊獵為事生捕鳥

雀去其毛嚼以飼鷹或割生鷄留其半而飼
之王之好獵皆珣導之及死如烏觜狀者遍
體公平以鷹犬得幸王使公平養鷹于宮園
日必再至公平殺民間雞狗無算直史館秋
適嘗候平聞宮裏有聲發視之生狗割一脚
矣

元卿

四字下

元卿傳子也性豪奢好射御不喜儒忠烈朝
累遷中郎將為三道人物推考別監忤公主

旨公主怒杖之全羅道巡撫使幕僚李贄道
見驛馬馱物如京者詰之乃鷹坊人私物也
贄繫其人輸其物國庫卿譖王曰李贄見進
鷄者罵曰安用此爲撲殺其鷄王怒流贄海
島未幾尹秀白王釋之王置鷹坊都監卿與
朴義爲副使由將軍轉大將軍印侯以公主
怯怍口驟登宰輔權傾中外卿欲籍侯勢以
子善長娶侯女自是黨於侯好生事爲國害
進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時卿兄翊位

在卿下卿白王曰兄弟同爲宰相弟居兄右
心所未安乃改卿爲三司使翊爲副知密直
後拜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以同知密
直司事卒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世祖常
呼之曰納麟哈刺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
故曰納麟鬚髯美黑故曰哈刺嘗受元命爲
武略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帶金符

朴義 牛三字

朴義密陽人以鷹犬嬖於忠烈累遷將軍先

是密城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爲歸化部
曲義賂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
爲部曲無鎮撫者恐其民流散乃置蘇復別
監義常養一鷄郎哥歹曰鷄尾羽十二者宰
此鷄十四若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
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已爲大將軍王獵
于安南義獲一鵠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爲
世子嘗謂義曰每以鷹犬從臾吾君者此老
狗也義慚赧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產

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
資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
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
錠銀三十斤爲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
正私用之忠宣囚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
銀七十斤銀瓶六百布千匹奴婢三十口田
二十結

朴景亮 4.三字下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趙妃姊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七
妹之壻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
使治之景亮亦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
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忠宣賜景亮鞵帶
又教曰大德七年春奸臣佞豎至行在香水
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誥許有全
李連松姜融李珍李箭趙通等奮義忘生力
沮奸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
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並爲良又以其族
杪奴金泰補南海縣令泰元嬖宦李淑友壻

也國人言自今杪之路開矣遷僉議評理從
王如元李思溫僉深以爲王之久留京師實
由景亮等爲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
深傳忠肅時封興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
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
使急召王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知伯
顏禿古思用事恐忠宣不免皆奔竄景亮連
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伏三字下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七
妹之壻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
使治之景亮亦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
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忠宣賜景亮鞶帶
又教曰大德七年春奸臣佞豎至行在香水
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誥許有全
李連松姜融李珍李箭趙通等奮義忘生力
沮奸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
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並爲良又以其族
杪奴金泰補南海縣令泰元嬖宦李淑友壻

也國人言自今杪之路開矣遷僉議評理從
王如元李思溫僉深以爲王之久留京師實
由景亮等爲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
深傳忠肅時封興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
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
使急召王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知伯
顏禿古思用事恐忠宣不免皆奔竄景亮連
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三字下

五四
古思

全英甫本帝釋院奴治金薄爲生元嬖宦李
淑之妻兄也淑嘗黨於王惟紹謀廢忠宣及
忠宣誅惟紹乃籍英甫家流遠島初忠烈授
英甫郎將諫官不署告身及忠宣復位二年
拜大護軍即署之時人語曰閒者人言小王
立政必公今旣免英甫罪又授大官何私昵
如此英甫嘗爲資贍司使多竊銀幣王以白
元恒嘗知讞部監選軍有能名命勾較諸司
契卷元恒究問英甫不置英甫甚怨之會元

恒杖殺司僕令史英甫許王流元恒靈輿島
忠肅時授密直副使累轉知司事兼大司憲
臺宮閉門不署告身後改評理陞贊成事又
拜三司使忠肅之留元也潘王嵩謀奪王位
奸臣交構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廣
大隨大廣大渡水無船謂諸大廣大曰我短
小難知深淺君輩身長宜先測水咸曰然入
水皆溺獨小廣大免今有二小廣大在吾國
全英甫朴虛中是也置我禍網晏然坐視何

以異此國語假面為戲者謂之廣大英甫嘗
歷良人一百六十人為賤事覺整治都監決
還本籍忠穆四年死

康允忠

4.三字下

康允忠本賤隸始事忠肅拜護軍嘗強淫郎
將白儒妻監察司鞠問具服請罪之不允監
察僉議典法交章極論留中不下監察司累
日不視事乃杖流海島曹頤之亂侍從忠憲
有勞錄勞為一等授密直副使時王求四件

奴婢甚急允忠與閔渙主之迂僉議評理出
為楊廣全羅慶尚三道問民疾苦使閔渙分
遣惡少諸道誅求無厭允忠執送惡少囚巡
軍忠穆朝拜贊成事初趙得球從王煦如元
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允忠在幼主之
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
銜之及煦與金永晄以奇三萬死不克整治
欲如元奏帝允忠恐得球圖已誘王貶于耽
羅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允忠與裴佺出入

得幸秉政權作威福有人貼匿名榜于監行
領云贊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一侍女通媒
君母恣行淫亂得寵于內與河有源沮整治
都監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密直印璫贊成
權謙李壽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允忠通乎
君母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來自王曰龍
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今得罪而來王何必
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爾爲內
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母昵于內允忠懼謝

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母以請龍普對允忠語
璫等曰今欲辨康贊成事公等毋隱前言璫
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田公宜
復視事會王率百官迎詔允忠遂扈從金倫
李齊賢朴忠佐等上疏曰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其有欺君
罔民不憚天下之公論不畏天下之大法則
不仕之大者也與之言尚不可况信之任之

乎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奸諂荒
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匿過名復貪
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
獄就徵岳陽反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
九人只爲枝葉積釁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
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
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
蓋允忠者強姦金南寶之妻又姦白儒之妻
累經杖斷身帶瘢痕冒受征東負外仍兼僉

議贊成豪橫不法現有王妻又娶故密直趙
石堅服喪妻據有石堅家產又至正六年天
子命王脫歡金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
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爲禍根當先黜退可以
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給那海抑脫歡以
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
整治殿下召脫歡等宰臣耆老議所以奉行
者耆老以爲聽斷田民之訟只爲整治之一
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

察舉劾非違然後可以土副帝意允忠方爲
政房提調恐失其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
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
等不諳民事之人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
領都僉議實奪其權焉能整治脫歡不能舉
行卜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
事子由攝行大廟擅以犧牛與願堂僧使血
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滄爲允忠
門客百計營救反陞子由爲贊成事諫官宋

天鳳李芳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牒允忠矯
王命召芳實等勒令請假尋奪其職且允忠
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爲政房提調擅
銓選之權與奪由已賄賂公行門戶如市專
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歿稽
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
忠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
過皆允忠所爲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
世之恥王及太妃感悟轉呈于元恭愍三年

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五年護軍林仲甫
欲奉忠惠孽子釋器潛圖不軌繫治巡軍薛
連允忠貶爲東萊縣令八年殺之

裴佺 卅三字下

裴佺興海郡人其母宮婢佺爲忠惠嬖幸累
轉護軍委以機務歷官軍簿判書曹頤之亂
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封興海君佺嘗在元
王夜幸佺第淫其妻與其婢金瑀妻佺與康
允忠得幸德寧公主居中用事有人作匿名

狀錄佺罪惡貼版圖門公主召諸宰相謂曰
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忠定時爲行省理問元
以佺及郎中金永煦貧外郎李元弼等受賕
放倭賊囚鞫之會赦免佺猶在公主宮中用
事如舊時都僉議尹時遇在王側弄權人目
之曰尹王干謁者不因時遇則必托佺及李
齊賢爲權省下佺于行省獄恭愍宥之時人
憤其曲貸元惡居十年卒子尚綱尚度尚志
尚恭

閔渙

字三下

閔渙密直事頓子也爲忠惠倖臣官累代言又以禧妃之舅怙勢恣橫人皆疾之嬖人甯夫金使江陵道索人參參貴所得少懼王罪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往江陵見朝士退居鄉里病民者衆臣徵其職稅藏州郡以待上命朝士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其言渙從旁從史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

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今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於是焚山澤而索之禍及其族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稅王欲從渙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散貧同正者貧甚賣盡資產不充額其女痛父受苦斷髮貿布以納與父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後東界存撫使崔昌義白王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渙又建白求取人四件婢奴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曰人相

賀易者王使渙及康允忠等主之於是諸豪
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置之北殿使紡績
如平人家權準奉天祐權適家尤被其害唯
賂渙者得免渙又分遣惡少諸道或收山海
稅或徵巫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康允忠爲
問民疾苦使執送惡少囚巡軍王怒黜渙未
幾召之復得幸焉王嘗使渙及朴良衍金善
莊等監督新宮役王怒稽緩杖渙等於是人
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及王被執于元

印璫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流渙于辰州
路後還國拜同知密直司事紅賊之亂渙爲
元帥以殺搃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
子輻軼

尹碩
字三字下

尹碩善州海平縣人父萬庇官至副知密直
司事碩忠宣時爲別將元使至以盞人立王
前元使傳帝旨令兩王子入侍碩聞之默自
念吾當從弟歸告其父父曰兒計失矣所以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十六
從王子者爲後日計兄在而弟先有國乎碩
曰吾亦知其然然吾見少則敬心生見長則
否此所以決吾策也遂從之長早亡少即忠
肅也及忠肅即位投護軍爲王嬖幸累迂代
言僧松戒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以其妹與
碩碩薦於王由是與碩俱見寵出入無禁碩
巧言令色善逢迎妬賢嫉能顛倒是非忠宣
恐其誤國諭王斥之貶于金海後與孫琦附
曹頤蔡河中觀望生事爲國害宮累同知密

直司事元欲立省于本國碩與金怡李凌幹
等奏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轉僉議評理
封海平府院君拜政丞王有疾不親除授碩
與代言奉天祐等銓注於其第碩性急數罵
辱嬖人嬖人多怨之贊成事林仲沈與碩有
違言碩以馬策扶之嬖人白王王怒下碩巡
軍杖之忠惠初改中贊加壁上三韓十字功
臣號忠肅復位在元遣閔祥正趙炎輝蔣伯
祥仁守等下碩及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

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佹尹桓大
護軍丘天祐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英
瑞等于巡軍皆忠惠嬖幸也伯祥鞠碩以四
事曰王之朝元也汝勒止行邸錢糧前王與
小人亂政汝爲相不言又與前王謀叛上國
又與內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乃囚其子之
彪之賢奪之彪告身杖流海島又流孫琦等
一十餘人後數月頤黨有訴寃於元者元遣
客省大史都赤來囚伯祥仁守祥正炎輝于

行省釋碩等囚召還琦等忠惠復位又拜大
政丞曹頤之亂侍從有功賜鈇券忠穆時御
史崔濡強淫碩婦碩訴于元托元嬖宦高龍
普受鎮國上將軍高麗都元帥御史臺彈之
發還元籍流于海平卒葬以庶人之彪官至
知門下省事封海平君謚忠簡性寬厚不立
崖岸略通蒙古語子寶大護軍寶子可觀自
有傳

孫琦 牛三字下

孫琦本商人爲忠肅倖臣累迁大護軍以待
從勞賜田及臧獲由樞部典書陞知密直司
事賜推誠協輔功臣號王見讒留元奸臣附
藩王謀竊王位琦能忘身辦理王復位還國
賜鉄券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號拜僉議評
理進贊成事後王還自元次平壤琦與萬戶
曹碩政堂文學朴遠大司成張公允等泐大
同江携妓縱樂王命衛士執琦等反接囚巡
軍恭愍以王弟入朝琦從之及即位封平海

府院君尋以政丞致仕

6

以三字下

鄭方吉

林仲流

姜融

鄭方吉登第累官判典校事轉成均大司成
入密直司忠肅見留于元方吉與韓宗愈等
會百官旻天寺爲書請還王又請執送誣訴
本國者後拜僉議政丞時盜發金馬郡馬韓
祖武康王陵捕繫典法司盜逸方吉欲劾典
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之曰賊繫獄二年無
現贓死者多矣方吉曰吾固知發塚人多金

且云潛用巨濟田租者誰屢罵辱之仲沈慚
患移病人以方吉言爲是時方吉年七十六
王賜以杖代金台鉉權行省事忠惠在元襲
位忠肅將如元至海州方吉與贊成事姜融
前評理金元祥白忠肅曰今王之位殿下與
之宜誠心事殿下反如仇讎殿下之臣皆禡
職唯以義成倉屬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
又與龍山元子不友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
元子入朝曹益清力陳不可忠肅嘉納之然

以方吉言猶未能自安仲沈嘗與議郎曹光
漢應教韓宗愈參銓注官至贊成事嘗與蔣
伯祥攝征東省事忠肅嘗謂仲沈曰卿亂我
之政人目曰林權有鄭權者曾典銓選多受
賄賂故王比之融本姓名康莊其祖晉州官
奴融忠宣時拜內府令妹爲巫食松岳祠大
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
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恊
戴功臣號累陞贊成事封晉寧府院君忠定

高麗史卷百二十四
元年卒子千裕婢妾出也恭愍以其妹爲元
丞相脫脫寵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
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

申青

朴青

6

申青一名松多仁縣伐里驛吏嘗入元爲潘
王嵩從者得幸及忠肅如元館於潘邸青得
見由前散負授護軍累遷上護軍及忠肅倦
勤青假威用事勢傾一國無忌憚與朴青李
青齋名時號三青忠肅每言忠惠過失從臣

曹益清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以上護
軍吳子淳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與青
共圖之時青爲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少
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嚴忠惠
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忠惠憾不置忠肅薨
忠惠立令權省洪彬囚青于理問所命耆老
府院君權溥等疏青罪告行省曰木有蠹不
除則萎國有盜不去則危故孔子爲政七日
誅少正卯所以除國害而安民心也今有內

豎申青者起自微賤冒受官爵擅權自恣不
畏朝廷之制本國之法鬻官賣獄中外憤怨
聖加責罰不幸先王弃世嗣王居憂若不陳
告省府衆情鬱抑無處可申伏望亟正其罪
以一戒百青本驛戶變名逃役冒受大職罪
一也青將遠近親屬除免站役又影占人戶
聚作莊舍私其貢役罪二也本國風俗無問
尊卑大忌家長方位如有犯動必致病疾青
今年正月就先國王宮裏暗掘大樹正值先

王行年方位因而不懌以致大故先王嬰疾
二十餘日青居中沮遏他人莫得近前又不
報公主及嗣王其意難測罪三也青矯先王
旨勒取人金不與其直又盜德泉庫布一千
八百匹義成倉布二千四百五十匹寺社田
二百六十餘結自餘取人田民不可勝記罪
四也令親屬擅乘驛騎械繫多仁縣吏黃仁
贊奪其奴婢一十七口恐嚇檢校裴尚書別
將宋全今同正朴得侯李均吳天世等逼淫

其女其餘難以盡數罪五也令親屬率二百
餘人執金化郡吏文世益守等五十餘人歷
良爲奴婢毆殺文世及丁延妻典法判書安
軸監察執義尹奕持平李敏等守正不聽其
言青矯旨囚巡軍百計侵擾罪六也家起大
樓金畫其壁朱絲其楹奢僭類此罪七也凡
其所犯或在赦前恣行不悛迄至于今不敢
不告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呈中書省永煦
妹婿別哥不花時爲平章於王兩姨兄弟故

賜永煦鈔一百錠綾一十五匹紵布三十匹
遣之移囚青巡軍遣宋明理宋八郎以糞塗
青口旣而籍沒青家撤其樓輸材瓦於崇教
池恭愍時授平壤道巡問使官累工部尚書
樞密院副使朴青一名松素微賤以養鷹得
幸忠肅累迁上護軍以罪收賜田屬興善宮
後爲密直司使其妻嘗與族父李臣桂通青
則兩人告監察司鞠之

久三字下

王三錫

梁載尹賢

曹莘卿安珪

崔老星

王三錫本南蠻人性狙詐輕躁無才術嘗隨商舶至燕糊口於人忠肅在元三錫因幸臣求見王悅之遂從王東還以醫術媚王得近幸寵眷無比稱爲師傅妬賢嫉能賣官鬻獄至於庭辱臺官王不悟三錫以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富原龍山久留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王久留龍山濱海下濕之地使公主免身氈幕遘疾不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

赦三錫嘗爲儒學提舉欲塑文宣王像成均館閉大成殿不納三錫譖之囚博士李暄學錄申諱於理問所並罷其職其專恣如此梁載初名將燕南人附三錫夤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載還燕及忠肅如元載又與蔣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諂事王左右得幸封佑文君與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交結宦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以莘卿爲左代言崔老星懷義君申時用大匡

元尹尹賢持平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
之覺載又以所善李閏屬蔡洪拈安珪中第
時商賈雜類競依載以載舅玉天祐與宰相
李僊金元軾爭奴婢搃郎尹奕瞻依違久未
決載奪奕瞻以賢代之賢即斷與天祐僉議
司會署告身蔡河中見載所用漢人告身遂
裂去三四紙莘卿嘗爲僧相風水賣術爲生
亦因載以進同掌選遂以代言帶提學上林
觖望嘗矯旨令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獻熊

掌豹胎淑督索州郡事聞王怒罷淑職莘卿
陽若不知老星色目富商本名党黑廝亦因
載得封君載嫌物議詭書批目云百四歲老
人崔老星賢尚州人以典法掾爲時用家臣
得拜典法佐郎賣獄受布百五十匹事覺憲
司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
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名改注賢不
用印臺官不署告身賢昏夜乞哀又托權豪
宦寺促署之珪忠肅潛邸時侍學也家世本

平微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忠肅薦於忠宣
權補典校校勘忠肅自元還國百官班迎忠
肅目珪笑之數引見忠宣俾擇謹慎者爲王
府知印忠肅乃以珪爲選部散郎委以銓注
時議非之後拜代言仍掌選累遷政堂文學
卒

牛羣下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古

崔安道小字那海其先海州人徙居龍州安
道母宮婢以內僚事忠宣於燕邸遂通蒙漢

語後爲忠肅僚屬錄其勞賜田及臧獲與李
宜風俱爲忠肅嬖臣曹頔與許慶爭財安道
與宜風右慶譖頔頔方得幸忠宣譖安道杖
流海島未幾復見幸與宜風常在王側專事
報復忠肅被譖留元以安道侍從有勞加賜
田民王留燕五年憂悸傷性及還國常居深
殿忽忽不樂不親政事安道與金之鏡申時
用僧祖倫等擅權柄賣官鬻獄無所不至臺
諫章疏中沮不啓時元欲立省本國安道與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金怡等力辨乃止以功又賜田民累轉上護
軍元使買驢來安道之鏡自以專恣恐禍及
已日夜憂懼及買驢還喜益驕王遣安道于
平壤餽買驢金銀綾羅紵布買驢不受安道
私用之又與金之鏡李仁古辛貞李仲陽裴
佺李吉祥鄭都赤不花等牧內乘馬三百匹
于江華多所侵暴民不堪苦流散殆盡王獵
于平州安道詣行在騶從甚衆王望見意元
使來驚駭及至怒流于島安道留旬餘乃行

其儻從尚多不入配所遊遍揚廣道時按廉
馬季良貪婪嗜牛肚民譏之曰馬食牛及安
道至季良及州郡爭勞慰待遇稍薄安道輒
加鞭撻忠惠初召拜監察大夫祭酒金右鏐
掌監試安道子璟年纔十餘不學得中試提
學韓宗愈代言李君佺掌貢舉璟又中獻納
許邕正言趙廉鄭天濡等上書言安道濫居
風憲子璟乳臭中第請罪之不從以其書示
安道臺官以璟借述登第祖母又賤不署依

牒凡九年王督省官署之改同知密直司事
賜協謀同德功臣號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既而入元宿衛元授中尚監丞轉太
府太監尋奉詔還國有南氏者忠肅所幸女
也安道與之鏡通焉忠惠後元年卒年四十
七子濡源淑臣文立源即璟也忠定時爲代
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山倉源
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
號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

杖公主殿癩人八思不花八思不花訴曰源
捶我致公主驚墮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贊
成柳濯嚴加訊鞫不服貶爲光陽監務時謂
宰相金普妬寵而搆之也元將討高郵賊召
募將卒王召源還封龍城君遣之時南賊日
盛我軍陷六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
人戰死濡自有傳宜風本元人善射御爲忠
肅嬖臣朝夕出入禁闈年十五補散員嘗從
王獵鹿走駕前一箭殪之三悅授別將行首

驟拜揔部典書累陞密直副使性奇巧惟務
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妓月娥廣
緣得官者甚衆祖倫亦諂事宜風遂近辛頗
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嬖臣也累遷
密直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來之鏡白王
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將欲官之王命之
鏡及高用賢奉天祐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
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爾輩鬻官何
不官吾子孫耶時失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

若等無錢又誰怨耶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
天祐曰爾何癡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
曰無錢者毋求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
吉擅改于其第及批月下用事者爭相塗竄
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綜布作都目
政事真黑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不得
初之鏡誘王辟位立忠惠自以爲功忠惠不
用之鏡快快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囚巡軍

驟拜樞部典書累陞密直副使性奇巧惟務
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妓月娥夤
緣得官者甚衆祖倫亦諂事宜風遂近辛頗
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嬖臣也累遷
密直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來之鏡白王
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將欲官之王命之
鏡及高用賢奉天祐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
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爾輩鬻官何
不官吾子孫耶時失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

若等無錢又誰怨耶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
天祐曰爾何癡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
曰無錢者毋求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
吉擅改于其第及批月下用事者爭相塗竄
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綜布作都目
政事真黑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不得
初之鏡誘王辟位立忠惠自以爲功忠惠不
用之鏡快快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因巡軍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憂患瘦死仁吉一名成柱本商人亦忠肅嬖
臣也累官密直副使與護軍李安爭奴婢毆
安又毆其妻傷胎監察司囚仁吉家奴仁吉
至監察司門伺臺官出罵辱之仁吉又以姦
諂幸於忠惠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訓戒
之且謂仁吉曰汝真犬豕也杖流于島忠惠
中止之

久三季下

盧英瑞

朴良衍

宋明理

盧英瑞忠惠嬖臣也嘗從王如元舍於回回

家竊其妻杖之遣還有宦者父與英瑞同名
者除瑞州英瑞自謂得之即之任事覺杖之
干憐而益幸授內乘別監曹頓之亂元徵王
囚刑部又繫英瑞等獄及王復位還國錄侍
從功爲一等封直城君爵其父母妻子賜田
及臧獲王嘗欲磔人官授宦人親戚英瑞白
王曰臣亦欲以是官授人王問爲誰曰有嘗
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忠穆初豐儲倉副使
李仁壽丞李汝就竊倉貨監察司囚鞠之仁

壽英瑞姻婭也以王命沮之尋以仁壽爲軍
薄正郎謫執義趙淵爲水原府使後德寧公
主流英瑞于光陽及李齊賢爲權省流加德
島朴良衍宋明理亦忠惠嬖臣也良衍嘗以
親從護軍管內乘潛易良馬八匹事覺徵布
八百匹流之累迁大護軍明理歷官上護軍
每從王微行王嘗作儼戲命明理主之賜布
二百匹役百工奪市中物以供其費市鋪皆
閉又勸王起樓崇教寺蓮池旁爲遊宴之所

王命良衍植花木王又起新宮于三峴命良
衍及金善莊閔渙等督役書雲副正閔瑛李
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王怒毆之良衍求婚
於王大加營度點西江人戶輸甍瓦又令惡
少輩奪人牛馬以輸又發近京諸郡丁夫伐
材浮江而下人馬絡繹州郡騷然農者輟耕
時京城民訛言王將取民家小兒數十埋新
宮礎下家家驚駭多抱兒逃竄者惡少乘閒
恣行剽竊王怒營宮稽緩責善莊良衍等曰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又張榜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斂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民間農器盡括無餘王猶怒其稽緩親杖善莊良衍渙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

及王被執如元高龍普捕良衍善莊等十餘人囚之明理以與龍普善故免印璫檻載良衍等如元元流良衍于杭州路

金興慶 4.三字下

金興慶侍中就礪之會孫聰慧便佞恭愨朝選補巧達赤王見而悅之以爲內速古赤有龍陽之寵常侍內寢未嘗一夕許休沐數月閒超遷至三司左尹轉左右衛上護軍寵愛日深嘗入直據胡床王見之怒使上護軍盧

南唐書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璿拳毆幾斃後王又以事咎興慶興慶怒毆
內侍宋良招復矯命杖之拜代言有上護軍
金用輝諂附興慶嘗奸高家奴妻當坐興慶
因誕辰請王赦遂得免王寘子弟衛以洪倫
韓安權璿洪寬盧瑄屬焉興慶摠之王強使
興慶倫安等通益妃興慶寵倖既極勢傾中
外嘗以事銜典法摠郎楊允發矯旨召之允
發辭以疾命巡衛府執致宮中時方隆冬裸
其身終夜侵辱郎將張龍本判事張海奴也

諂事贊成安師琦不禮於海海怒捶之龍訴
師琦師琦告興慶興慶白王令巡衛府捕海
并取契券海知之携券逃繫其處女巡衛府
又興慶從者遇糾正姜隱金南生柳沅等不
下馬隱等叱下之從者訴興慶乃囚隱等令
憲府罪之興慶請以母積善翁主柳氏爲交
州江陵揚廣三道祈恩使傳騎至十餘匹按
部守令競行苞苴柳尋封辰韓國大夫人柳
受俸廣興倉米布鹿惡興慶怒杖倉官于闕

外王以體覆使李傑生輕決河乙沚等罪殺
之傑生臨刑談笑自若人謂傑生剛直敢言
嘗忤興慶故及興慶愛倡妓小片莊恐人竊
之日使其黨崔仁拓伺之見李成林宿其家
以告明日興慶戲之曰宰相宿倡家可乎成
林變色曰無之由是交惡白王出成林爲楊
廣道都巡問使適禦倭軍敗都巡察使崔瑩
希興慶意欲殺之成林異父弟廉興邦亦有
寵於王力救免死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

深興慶當直使判典校林樸代之又與安師
琦等張樂宴禁中其無忌憚類此每出入驪
從之盛與辛晫無異及王被弒辛禡立右司
議安宗源門下舍人金濤補闕林孝先正言
盧嵩閔由誼等上言古人云大姦似忠大詐
似信金興慶不更事無知惟以年少儉利荷
先王寵眷超擢高官得任喉舌朝夕昵侍怙
權陵僭蒙蔽聰明專擅威福縱肆貪婪王旨
擅傳而不奏御膳先已而後進刑政自任賄

高麗史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賂盛行用公府之財爲己物取內廐之馬爲
己畜奪人之妻陽令離異受人之奴陰許扶
援慢罵宰相縛辱郎吏以普通佛舍作其馬
坊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誘扇群小恣行不
法虧君德斂人怨遠近莫不痛憤畏威莫敢
指斥使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達馴致
堅冰之勢釀成前日之禍蓋起禍者萬生也
而媒禍者興慶也昔趙高專於秦而卒成望
夷之禍朱异專於梁而俄有臺城之變今在

惟新之朝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以快
一國臣民之憤迄至今日略無譴訶興慶會
不自悔所在群聚謀自安之術驚駭視聽沸
騰物議且與慶之縱惡至此者亦由王伯安
沿鄭龍壽爲其腹心相濟爲之耳請令憲司
明正其罪以誠後來禍留中不下臺省請至
再三禍乃流興慶于彥陽除名籍其家餘皆
免官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
倫等有寵於王恐王不信反爲所害猶豫未

發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貶所
對辨興慶謂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
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
以報公德也興慶無以對遂誅之

潘福海 4.三子下

潘福海巨濟人爲辛禍屢幸累遷密直承旨
嘗直禁中與知申事李存性戲褻知印尚書
高士襲衣相與誼鬧禍聞而問之福海存性
對曰士襲使酒臣等不能禁禍怒罷士襲職

後福海陞密直副使禍畋于西海道福海從
之至瓮津禍射豕豕突觸馬禍驚墜福海躍
馬直前一箭殪之禍得免自是寵遇日隆賜
姓王爲子擢門下贊成事賜推忠亮節翊戴
佐命輔理功臣號超拜其父門下評理益淳
爲右侍中以福海旣爲禍子同入政府不相
避禍賜福海教曰遇急遽倉卒之難然後知
出衆之真才立光明雋偉之功然後受稀世
之至寵此古賢臣碩輔所以富貴不離其身

而聲名流於萬世者也乃祖阜奉使節而通
日本提文衡而取英材代有聞人立于朝著
餘慶浸漬久而大振其在卿乎卿材兼文武
立志堅確移孝爲忠主耳忘身丙寅西狩封
豕奔來我前左右變色不知所爲我之安危
在於呼吸之頃卿躍馬而來一箭洞其腹應
弦而斃是卿迺續我命于天也此雖宗社山
川之靈默誘卿哀然非卿所蘊之忠所稟之
勇于末小子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日乎若

稽典故錫卿王姓爲義子陞卿贊成事所以
異其恩數勸其忠勇也拜父侍中所以勸其
忠義也福海嘗從禍田墜馬禍以所乘馬與
之福海娶林堅味女後又娶典儀注簿柳芬
女堅味不敢禁但嗟唏而已趙胖事起禍下
堅味廉興邦獄以福海爲子故不疑使領兵
與崔瑩等宿衛福海陰懷異志夜以突騎數
十詐稱徼巡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床指
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害而還翌日禍

欲試福海意問曰何以處堅味福海不對復問曰唯爾言是從對曰若有臣舅臣當以死報禍應曰諾既而下福海獄誅之籍其家事在堅味傳

申元弼 4. 序下

申元弼門地單微恭讓在潛邸時常賜衣食與之學登第累遷部令罷歸久居鄉曲王即位七日特遣使召之授弘福都監判官經筵檢討官一日王謂元弼曰余久居深宮脚膝

酸疼對曰每夜宮中宜拜天拜佛以養氣王從之置仁王佛於別殿朝暮禮拜遇灾異輒祈禳命給田都監賜元弼田仍趣成案給之元弼矯世子旨憲司劾之王命罷其職既而悔之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左使鄭道傳又諫之怒稍解王御經筵代言成石琮論刑制之紊曰往者趙胖枉受酷刑然且不死命也元弼在側曰胖嘗奉釋教其得免死實由果報也禮成江水赤

沸三日王有憂色元弼曰安知其不為祥也
元弼每進諛言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心出
入房闈與宦寺同流恣為邪媚士林鄙之驟
遷禮曹摠郎轉內府令皆帶經筵經筵官更
日侍講唯元弼日侍左右以諂佞得幸士大
夫多趨附者後以禹玄寶黨流遠地

4

列傳卷第三十七

司傳卷第三十八 高麗史一百二十五

平字

二字工
平字

正憲大夫判書集賢殿直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姦臣一廿二字下

世未嘗無姦臣也惟人主明以照之而馭之
得其道故不得騁其術苟人主一陷其術則
鮮不至於危亡高麗自仁宗以後姦臣相繼
而出竊弄權柄蠱民敗國其事皆足以為後
世戒作姦臣傳

文公仁

字子下

文公仁初名公羨南平縣人父翼官至散騎
常侍公仁雅麗柔曼侍中崔思誨以女妻之
中第直史館家世單寒以連姻貴族恣爲豪
奢嘗以戶部員外郎奉使如遼私贈饋者白
銅螺鈿器及書畫屏扇等奇玩自是遼人每
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無厭遂爲鉅弊轉樞
密院右副承宣副王字之使宋字之亦富奢
二人誇詡飭粧務相繁縟仁宗初拜樞密院

副使與韓安仁爲李資謙所忌流于忠州語
在安仁傳資謙敗召還歷禮吏部尚書累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西京僧妙
清與白壽翰唱妖言鄭知常等交譽公仁亦
和之及妙清叛壽翰子清自西京賈親舊招
壽翰書來壽翰奏之王以書示公仁公仁曰
是事可疑難究真僞姑闕之西人斬妙清遣
尹瞻請降元帥金富軾移書兩府曰宜厚對
瞻以開自新之路公仁不聽奏下瞻獄困辱

之由是西人復叛至踰年乃克諫官彈奏公
仁薦用妙清以至誤國流毒生靈左遷守大
尉判國子監事卒謚忠懿

朴昇中 字子千

朴昇中字子千羅州務安縣人曾祖暹事顯
宗爲南幸扈從功臣昇中好學善屬文登第
補常安府錄事轉中書注書睿宗朝除翰林
侍讀學士與李載朴景綽金黃元崔璿李德
羽等爲詳定官定禮儀遷國子祭酒翰林學

士左諫議大夫坐譏清讌閣侍臣語侵王左
遷判將作監後復爲翰林學士知禮部事一
日藏經行香與洪璣李璿綴侍臣班笑語聲
徹正所爲臺官所劾免尋授翰林學士承旨
是時久旱王御清讌閣命昇中講洪範其日
偶大雨或有以爲講經之效者仁宗即位拜
樞密院使李資謙當國用事勢傾朝野昇中
與許載崔湜朋附王嘗遣昇中于資謙第賜
詔令釋衰赴朝資謙表請終制昇中欲媚資

謙意上劄子曰臣伏蒙宣差至太師私第傳
詔近淫雨過旬不霽以行禮爲慮及其日禹
中陰雲忽卷天日清明傳宣拜詔並無失儀
而觀者無不嗟異苟非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則孰能如此乎臣始至其第太師縞冠出迎
詔輿瞻望其顏頗有感慙之色初太師丁憂
卒哭祭畢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然後行
之爰命有司稽古制以間有司謂尊卑異序
禮亦從宜太師爲正室尊行直據諸侯旣葬

除服之制從古視事而太師抗表辭免至于
三四非知人即括大孝慕親則又孰能如此
乎願陛下以所賜詔札及太師所上表章宜
付史館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意大臣至誠
行孝之節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從之又
奏加資謙中書今封朝鮮國公又請依王太
子禮數立府置寮屬遂令中外進牋獻方物
時又追封資謙祖考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
崇焚黃日賜教坊樂又令禮司定資謙生日

號禮司不從昇中自號爲仁壽節其諛佞無
恥類此驟陞叅知政事進守太尉中書侍郎
平章事資謙敗諫官論奏流于蔚珍後以昇
中仕累代有文名量移務安縣卒許歸葬子
深造深造深逢深通深造屬內侍資謙之亂
自宮溷中出衣上矢汁淋漓徑至資謙第告
宮中事狀資謙贈衣冠勞慰之有司論以謀
叛長流東鄙深造從父死貶所

崔弘宰 4、3字下

崔弘宰字令如稷山縣人本將家子少尚氣
喜馳騁蔭補閣門祗候睿宗朝從尹瓘伐東
女真頗有功累歷清要出爲西北面兵馬使
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州又築義州城以功
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初叅知政事黨附李
資謙構韓安仁殺之語在安仁傳尋拜門下
侍郎平章事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威福
衆心懾服權勢日熾資謙自知爲人所惡常
畏人圖已頗疑弘宰有武人權因者知其意

語資謙曰弘宰與將軍鄭旌叔李神義陰謀將不利於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宰爲人難測不可保其不然資謙乃密奏流昇州縉地島又流其子翔溫端僧道休于遠地及資謙敗凡爲資謙所斥者悉召還弘宰以殺安仁爲諫官所論駁最後召拜平章事判吏兵部事賜佐理功臣號自言竄逐家產蕩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以爲貪邪在位亂法蠹國遂致旱蝗之災宜加貶黜

以答天戒乃左遷守司空右僕射未幾復拜平章事致仕卒謚襄肅

崔裒傳

卷之三

崔裒傳毅宗初爲御史雜端累歷直門下省尚書右丞殿中監拜右承宣轉同知樞密院事遷左散騎常侍尋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性強狠貪墨旣掌樞要勢傾中外有不附已者必中傷之子壻連結勢家無所顧忌左正言文克謙上疏極言請罷黜不聽官至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太保判尚書吏部事以病致仕遇害於鄭仲夫之亂時有吳中正者起吏胥累補外寄爲人嚴酷不恤孤窮要結貴近能爲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與裒偁同爲省郎脂韋依阿恩讎必報人皆側目及裒偁秉政薦爲御史中丞視事一日而死

朴暄

字三下

朴暄初名文秀公州人也中第爲崔怡家臣

機警善辭辯屢中怡意遂見寵任不數年歷揚華要入政房與金敞宋國瞻齋名頗作威福勢傾朝野嘗爲史館修撰虛誇怡功業編至五六卷獻于怡官累刑部尚書論崔沆事流黑山島後怡以無可與議者召暄還未至而怡死沆遣人投海中暄嘗獻議建新興倉備凶荒民賴以活爲之語曰微朴公吾其死矣

宋玠

字三下

宋玠礪良縣人中贊致仕貞烈公松禮之子
松禮之誅林惟茂玠爲衛士長與有功官累
尚書左丞忠烈五年拜知申事時權貴受賜
牌多占畿縣田玠田居多都兵馬使建議不
論賜牌並量給職田王許之尋聽玠等請命
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并充給進同知密直
累轉知都僉議哈丹之入寇王避于江華命
玠留守王京玠逃奔江華十七年元授宣武
將軍鎮邊萬戶賜金牌出爲慶尚道都指揮

使務聚斂大興功役又令邊卒運米與女真
互市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尋起爲贊成事
時選處女禁昏嫁玠犯禁流海島後復拜贊
成進中贊俄改知都僉議乞退二十六年拜
右中贊賜推誠贊化安社功臣號又賜几杖
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玠告行省平章閣里
吉思曰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玠
玠曰薛比思此華言報喜之辭玠何人敢如
是耶我與金深金延壽共聞不敢不告閣里

吉思囚玠庇深延壽漢烈鄭真李安兩等于
行省獄令對辨又囚玠子右副承旨璘郎將
琛將軍瑞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巡
馬所尋釋庇深延壽真漢烈安兩等吉思專
權黷貨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稍忤意不問
曲直或杖或囚人無不行賂元遣塔察兒王
泰亨等來與王鞠玠于行省漢烈服其誣二
十八年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賜爵樂浪公
玠謀欲廢忠宣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帝乳

母子爲季女壻壻送錢亨王宰樞俱會琛行
酒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飲琛出不遜語子
藩恚遂出琛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所知乎
宰相白王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初子藩
免玠代爲首相將遣使外郡求子藩過失子
藩知而沮之由是二人不相能三十三年忠
宣在元誅璘邦英王惟紹等遣金文行囚玠
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以玠寄書于璘勸
成姦計也語在邦英惟紹傳忠肅五年卒謚

良毅子璿璠瑞璿官至右副承旨有寵於
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璠知申事瑞都僉
議政丞

王惟紹

字字下

王惟紹父昫官至贊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
將以弓箭陪如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
貌美惟紹以禿魯花入元宦官金呂私之遂
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
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贊成

事初王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
惟紹及高世金文衍宋邦英宋璘韓慎李伯
超吳演秦良弼等從行明年王寓前王邸左
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紹邦英慎璘
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安而
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適足賈禍耳且
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
於前王徙居祗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仆地
折齒數日不能食惟紹等因勸王移寓公主

良毅子璿璘瑞璿官至右副承旨有寵於
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璘知申事瑞都僉
議政丞

王惟紹

字字下

王惟紹父貽官至贊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
將以弓箭陪如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
貌美惟紹以禿魯花入元宦官金呂私之遂
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
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贊成

事初王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
惟紹及高世金文衍宋邦英宋璘韓慎李伯
超吳演秦良弼等從行明年王寓前王邸左
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紹邦英慎璘
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安而
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適足賈禍耳且
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
於前王徙居祗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仆地
折齒數日不能食惟紹等因勸王移寓公主

高麗史卷之二十一
所自謂得計托乳媪及宦者李福壽譖前王
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
辛曰前王素失子道又不與公下諧故我王
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璵爲後者非一日
前王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我王舍於
其邸不謹奉侍至使折齒我王欲勿怒得乎
曩前王願爲僧省官不許今聽其祝髮令璵
繼尚公主可副我王之志阿忽台八馬辛許
之惟紹等見右丞相答刺罕以王言譖前王

答刺罕曰益知禮普化王世祖之甥寶塔公
主亦宗室女也廢嫡改嫁於理安乎惟紹復
譖如告阿忽台答刺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
耶曰否曰誰出惟紹不能對退問崔有滄有
滄曰子亦宗姓宜自知之惟紹等謀既洩洪
子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
逆理亂常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已
執囚惟紹等四人未幾世文衍良弼白王曰
臣等負綫從之爲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

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涯頭
驛要我度河而沉之吾雖老獨不畏死耶世
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
等罪且請奉王還省官奏於是設宴餞王又
累進驛騎趣行王無以爲計乃飲藥發痢自
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還
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如不
得已我且還都備儀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
惟紹等被囚怒甚召文衍杖之又使人守門

禁出入王所告狀者諸從臣皆離散又明年
前王奉太子旨捕惟紹及其黨囚於邸有崔
涓者匿公主所李成柱直入卧內於櫝中得
之於是前王遷王于慶壽寺自後王拱手國
政歸於前王乃以從臣權漢功崔實主銓選
王所任使者悉斥罷以其所親信者代之除
授皆出於請謁漢功等費批判啓王行印而
已遂遣文衍于本國逮捕惟紹之黨及其有
宿憾者宋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其餘

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先是惟紹等賂內豎金
洪守崔涓妻仁明殿婢權舍謀進毒前王洪
守以毒授舍舍又與侍婢無老之謀而未得
進有勸前王幸無老之者既幸而無老之以
情告遂執舍搜得懷中毒藥今無老之告省
官省官欲下舍等宗正府究問難其事而寢
乃斬洪守舍裴贇者善蒙語性狂縱數與宰
相柳庇言不遜惟紹之被執也左右并收贇
前王曰惟紹等之譖我正由此人之喙我必

殺之使人急拷掠贇以蒙語乞哀前王謂左
右曰此人善譯遂宥之斬惟紹邦英慎璘均
忠義涓於文明門外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
爲奴慎子用盃等三人充驛戶又承旨吳演
嘗黨惟紹及惟紹誅著道士服亡匿前王獲
之囚於邸欲殺之演念佛經甚勤哀之乃流
于島

宋邦英 4.3.3下

宋邦英上將軍琰之子忠烈朝累官至左副

承旨進密直副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
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
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沮前王還國又請以
公主改嫁瑞興侯璵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
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
士王約來執璘囚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
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禁錮帝之所知乃
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
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

康宮入香閣謂宰相金延壽曰聞有倖臣金
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塔察兒曰
入國境有告云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
官虎符以與妻之兄弟遂流元桂而釋璘邦
英及璘嘗說王作畏兀兒字書獻帝沮前王
還國用金寶以印白紙十二幅授宋均托入
朝至京師凡可以沮毀前者作書獻帝會
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藏其紙于宦者李
福壽家而還後郎將李承兩賈其紙東還會

塔察兒歸道遇取之與承兩二幅曰持此示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詐者乎承兩還以告宰樞白王囚均于巡軍尋命釋之宰樞不肯王使衛士召均至宮門乃釋未幾帝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傳聖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爲證令具書王言爲咨文遂問均曰汝用

紙十二幅欲爲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兀字曰護軍田惠以問惠惠不敢隱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還前王表中有畏兀字書無押無印省官疑之不奏王還宮邦英璘等入說王遣承旨金子興賈畏兀字書草示使臣語之曰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今得此書箱篋中實我所知但忘之耳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遣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書

草時誰在王側曰邦英璘慎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等曰王嘗於行省與吾有言聞乎曰然伯伯又書爲契乃與王鞫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者伯伯曰有姦如此不治後將益甚遂出畏兀書草問璘曰書此者誰曰邦英鞫邦英不承被縛乃服均本合德官奴屬內僚官至護軍得幸於王嘗與石曹爭寵曹譖之還本役乃剃髮亡入元投福壽福壽白王復其職惠其先入

居遼陽依內僚石天卿起家至護軍喜生事誤國伯伯將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子亟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郎將金章押邦英璘等送于元時帝寢疾政在中宮福壽得幸用事與帝乳媪爲之營救邦英等得免與福壽弟上護軍李宏還時韓希愈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號曰別廳邦英

璘亦與焉三十年同知密直明年又知密直
王如元邦英璘等欲從行曹頤白王曰二人
得罪上國不宜扈駕必欲嬖二人者請入奏
召之邦英等謂頤曰王不許從行豈有沮之
者耶頤曰我實沮之邦英等至義州固請頤
白王曰二人遠來難遣還可異路而行王許
之至京師伏誅語在王惟紹傳蔡宗璘者與
璘有姻好亦見逮會赦得免

久字下 吳潛

石肖

6

吳潛初名祁同福縣人父璿官至贊成事潛
忠烈朝登第累官至承旨王狎昵群小好宴
樂潛與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為嬖倖
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
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
官婢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
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
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
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舍龍尾聞過

大山岑萬人各一語解酌在兩心高佞緩急
皆中節簇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等張幕宮
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
供億賜予之費不可勝紀轉知申事進知密
直司事歷監察大夫知都僉議司事潛以讒
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
禍莫有言者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
林李學士等爲執石冑父子來前護軍元冲
甲等五十人欲以潛事吉帖木兒不花先白

王王止之又令護軍曹頓諭之冲甲等不從
遂爲書告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
泰亨諭王曰威福予奪當自己出凡事体有
不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
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
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祇承聖訓日
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吳潛者實爲元惡
無才無功徒以奸諂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窺
免後患日夜讒構離間王父子自以爲樹立

大功竊弄威福援引昆季並叅機密數年之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徧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廉守令以一已愛憎進退予奪背棄聖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人制于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所言雖非吾等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潛赴京對辨又

尹萬庇鄭僊金禧尹諧吳永丘李舟李傑宣宗桂高延洪承緒等以書告元使曰自大德五年四月聖旨訓戒以來君臣戰懼不敢違越今有奸臣吳潛素無才識交結中貴以姦佞得幸因竊國柄專恣不法又以巧言離間國王父子毀斥忠良崇進奸邪賣官割民無所不至今奉聖旨舉國歡喜獨潛恐其失權潛謀沮之壅遏帝澤不畏皇威不去此人必生禍亂殃及無辜伏望迴奏天聰去此大惡

小邦之禍也又洪子藩金瑄閔壹閔漬鄭璿
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璉許評申
珩全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元廷尹吉孫吳
玄良金由祉等告元使曰佞臣吳潛賣官割
民專恣不法愚等當恐穢聲聞于上國今又
有聖旨潛宜生疑懼小革其心乃恐失勢謀
欲稽滯聖恩愚等各懷憤愠未敢發言今元
冲甲等乘其衆怒已具言之所言罪惡無非
是實伏望無復致疑除此元惡小邦之幸也

子藩又言吳潛雖與吾連姻請以公義言之
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內有中貴三四人謂之
辭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
敢與焉潛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
無異所陳皆爲邪謀金瑄繼言潛罪元使默
然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萬戶金深
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王召
版圖判書致仕崔諒曰聞卿等亦將訴吳潛
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諂不從乃與朴全之等

七十餘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皆不聽帖木兒
不花等還贊成事安珣等餞于郊李學士唱
曰白酒紅人面囑珣和之珣遲留李自和之
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潛賂緩
其罪也金深率三軍詣闕請宿衛禦亂王不
允王亦知潛斂怨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
等職子藩疑潛害已防備甚嚴潛亦疑懼不
離王側子藩深等率三軍將士及冲甲等圍
王宮請出潛王不許請至再三不得已將出

之潛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兵賢良直入王
所執潛以出使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元遣
刑部尚書塔察兒等囚潛兄弟三司右尹箴
承旨演正郎珩少尹連姝婿中郎將趙深後
帝杖流潛于安西忠宣時拜藝文大提學改
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忠肅時轉三司
使進僉議贊成事龜城君與柳清臣等黨於
藩王曷讒毀本國語在清臣傳卒謚文齊子
僖官至贊成事

石胄不知何許人官至密直子天補天卿俱
得幸忠烈天補爲左僕射扈從奉恩寺領班
而行人指之曰內僚得意之秋又與天卿群
飲川上酒酣投秘書尹鄭珩于水衣冠盡濕
珩無愧色胄倚勢驕橫嘗以事惡侍史金必
爲一日道遇毆辱之有金世者告中書省曰
石胄之黨慮前王害已謀奉國王將竄海島
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糧於是帝遣帖木兒
不花等來收管胄及天補天卿天琪與世赴

京對辨杖流天補兄弟于安西前王在元以
胄及天琪黨於王惟紹籍胄家流之又杖流
天琪

金元祥 失三下

金元祥忠烈朝登第稍遷注簿有妓謫仙來
得幸於王元祥與內侍朴允材俱爲妓同里
閑相往來元祥製新調大平曲令妓習一日
內宴歌之王妬且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
誰所爲耶對曰妾兄弟元祥允材所製王喜

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以元祥爲通禮門祗
候允材爲權務官累秘書尹知監察司事轉
右副承旨以事罷未幾命復職主銓注謂曰
汝強銳果敢所以致讒毀今宜省之遷知申
事與洪子藩等數具潛罪告元使帖木兒不
花王聽潛譖命同知密直金台鉉承旨宋璘
行省左右司官捕元祥元祥亡不獲尋拜左
承旨復爲知申事時王惟紹宋邦英輩離間
王父子王用元使塔察兒及洪子藩言欲與

前王如初元祥以爲如此則前王從臣皆當
復職用事得無怒我耶乃以計讓銓選于右
承旨金瑄瑄固辭國人皆知元祥之姦進密
直副使忠宣即位拜檢校評理尋貶懷州牧
使忠肅七年遷三司使陞政堂文學曹頓蔡
河中等左右瀋王嚮謀奪王位交構萬端元
祥亦陰附其黨從史織成後王論其罪下元
祥等于巡軍籍沒其家杖流于島元祥初爲
巡軍萬戶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無何帝

命赦之後八年以判三司事卒元祥嘗與吳
潛石天補天卿等諂忠烈導以荒淫吳石
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

柳清臣 字三下

柳清臣初名庇長興府高伊部曲人其先皆
爲部曲吏國制部曲吏雖有功不得過五品
清臣幼開悟有膽氣習蒙語屢奉使于元善
應對由是爲忠烈寵任補郎將教曰清臣隨
趙仁規盡力立功雖其家世當限五品且於

其身許通三品又陞高伊部曲爲高興縣趙
遷將軍王聞乃顏王叛欲親舉兵助討遣清
臣如元清臣還言賊平車駕還燕京罷兵命
王乘傳入賀節日王喜加大將軍轉密直承
旨陞同知密直監察大夫忠宣受禪拜光政
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復位授贊成事
忠宣復立拜僉議政丞封高興府院君賜玉
帶忠肅聞清臣與潛譖已于忠宣頗疑之二
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聞元恒元恒指鄭方

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誼誼指直郎
鄭瑑乃杖瑑流海島從忠肅如元見潘王嵩
窺覲王位遂與曹頤等背王附嵩詭謀萬端
又與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元
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夫事忘矜細其
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智者深懼而庸人
忽焉蓋常人之情狃近利而昧遠圖是以缺
斤折鋤或起於勾萌浸屋流民或成於蟻溜
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天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伏聞朝廷建
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
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
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
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
與爲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
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常有事於東方本
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
萬里賴以鎮靜爲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尚

主遂爲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今一朝採無稽之言以隳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謀神算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旣殊習俗亦異刑罰爵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

相扇動脫致不虞深繫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官吏俸祿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旣無供上賦稅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旣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况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

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
鎮兵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
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
策二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聞得罪於其主
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
心初非獻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
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
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
東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

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
喪敗爲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
談况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
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
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奸計有累政化可勝既
乎其不可六也觀聞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觀自惟草茅
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
盛世爲奸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

以浼清聽僭越之誅無所逃命爲朝廷惜舉措耳李齊賢亦上書都堂立省之議乃寢初清臣與潛詣中書省誣王盲聾啞不親政事遂訴云忠宣王奏仁宗以燾爲王嵩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古思謀令金怡說忠宣王奪嵩世子印又奪忠宣所賜嵩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於是帝遣平章買驢舍人亦忒迷失不花來頓及興禮君朴仲仁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

等從之皆潘王黨也買驢見王禮容嚴肅條辨甚悉曰帝所以遣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頓等惶懼無言及王復位清臣潛等懼不敢還清臣留元九年而卒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弄權爲國害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子攸基官至判密直事攸基子濯自有傳

權漢功

四字下

權漢功安東人父頊官至僉議評理漢功忠

烈朝登第直史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
等離間王父子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
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及王薨忠宣還國賜
鞶帶常出入禁闈召見無時拜密直副使驟
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歸漢
功誠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李思
溫金深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獄王怒白太
后釋漢功等流思溫深王喜遣漢功來宴其
父頊誠之父毗一及諸宰相忠肅初轉三司

使教曰漢功誠之朴景亮等侍從父王夷險
一節金深李思溫輩積歲蓄謀圖國危主而
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又
元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淪掌文字論其
功賜錄券轉贊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浙
至寶陀山漢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
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與誠之李光逢
等扈從京邸招權納賄親戚故舊濫授朱紫
忠肅頗懷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下漢

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拈裴廷芝于巡軍命
贊成吳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漢
功自厠竇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拈家釋廷
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
尹碩全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讞部官
杖漢功洪拈光逢廷芝流遠島臨海君李瑱
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
曰厠竇好漢功大慚漢功洪拈光逢等不入
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間不可勝紀未幾洪

抄子前正尹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自元以
帝命赦漢功洪拈而召之後漢功洪拈光逢
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欲
請立瀋王曷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
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
毒內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瀋王曷稟
性慈善聖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
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令國人
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

五古拾光 518

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拈裴廷芝于巡軍命
贊成吳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漢
功自厠竇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拈家釋廷
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
尹碩全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讞部官
杖漢功洪拈光逢廷芝流遠島臨海君李瑱
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
曰厠竇好漢功大慚漢功洪拈光逢等不入
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間不可勝紀未幾洪

拈子前正尹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自元以
帝命赦漢功洪拈而召之後漢功洪拈光逢
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欲
請立瀋王曷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
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
毒內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瀋王曷稟
性慈善聖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
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令國人
上書乞王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

高麗史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斯萬護軍金仁沈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
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
伏乞詳照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
呈省書署未半天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
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許君狗彘不爲
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及贊成事閔宗儒
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審王
旨囚斯萬仁沈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
官署名忽震雷以雹大如李梅四角如蒺藜

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賈書如元呈中書
省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漢功素爲忠宣所
重忠宣在吐番寄漢功詩云瘴烟蕃地舊聞
名未識離都幾萬程夢裏備嘗艱險了思君
况乃不勝情忠惠聞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
使護軍朴伊刺赤納之宮中伊刺赤先好事
覺王怒皆撲殺之及忠惠被執如元宰相國
老會旻天寺議上書請赦王罪漢功曰昔殷
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後心

改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屍所陳祭而哭亦令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語在金倫傳漢功官至都僉議政丞醴泉府院君嘗受元命爲太子左贊善忠定元年卒謚文坦子仲達孽子仲和

蔡河中

四字下

蔡河中蒙古名哈刺帖木兒順天君洪括之孽子忠肅時拜護軍與曹頔諂事潘王嵩窺覷國釁謀奪王位譖構萬端及王如元見留收國印河中僭元使金家奴來言帝以嵩爲國王百官詣嵩母安妃賀頃之護軍李漣來言國王萬福宰樞召河中漣面質始知河中之妄河中嘗恨辨違都監取其父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至是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耶尋復如元從潘王後帝復賜王印

章還國河中頓等又令留都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復許王不已累遷密直使轉贊成事臺官申君平不署告身久之進拜政丞曹頤之亂侍從忠惠策功一等賜鐵券及忠惠被執如元宰樞議不給惡少輩祿張松等詣河中第鼠伏哀乞河中諾知密直韓松大言曰陷君者皆此輩政丞何諾也忠穆初與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沅叅議國政改

右政丞恭愍三年復爲右政丞尋領都僉議封平康府院君河中在元謀復爲相會元南征紅巾等賊旁求勇士河中請還國出兵助征乃薦政丞柳濯廉悌臣等有勇略遂與李壽山來傳丞相脫脫言云兩國相好已久今漢賊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銳以助之壽山宣帝旨於王曰河中諳練可使河中亦傳旨曰壽山穎悟可使王其用之旣而復爲政丞尋改侍中監察司不署告身累月乃署

河中議罷糾正監諸倉庫王默然復領都僉
議五年流于順天明年僧達禪自河中所訪
全贊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達禪及
贊于巡軍按問逮捕河中與其壻上將軍洪
尚載及判事盧成按廉全祐祥判三司事康
允成判官康允暉清州牧使鄭珣命李仁復
等鞫之拷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仁
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
後乎全贊在獄死斬首梟于街杖配珣祐祥

尚載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康贊于
諸道烽卒達禪自死薛玄固鄭光祖皆河中
同母姊妹之壻珣光祖子也玄固子瞻師德

牛
辛

辛裔

田淑蒙

辛裔靈山人登第忠惠朝累遷左正言驟陞
知申事轉僉議評理元使朶赤乃往之執王
也裔與其妹壻宦者高龍普謀伏兵禦外以
助之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裔儒者何
至此耶裔嘗受元命主榆帖都監時姜居正

尹衡爲有備倉官以王命收寺院田榆帖田亦見收榆帖都監牒有備倉今還田居正等曰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不可擅還都監訴于裔執居正等以不從聖旨取辭衡乃承居正竟不屈裔益怒囚居正于行省獄忠穆初裔與盧英瑞穿紫靴戴椽帽踞胡床于宮門內見上洛君金永晫來不爲禮永晫呼使前曰僕聞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來賀公等何不董前代惡少奢靡冠服此豈移風易

俗之道乎裔等慚退尋封鷲城府院君時雖去比殿群少裔及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不數月間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之曰辛王初陝州吏李績避本役托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囚績裔深嚙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以來不得裔怒使其弟貴毆中郎將蓋倚龍普勢也裔母奪人奴婢其主乞哀反毆之主

訴整理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毆之都監囚
裔弟大護軍珣杖之恭愍四年卒淑蒙嘗侍
學忠穆稱師傅累遷祭酒王嘗押祝板問淑
蒙曰何不用紙淑蒙曰用板崇儉德也王然
之押數板裔止之曰恐勞聖體王從之自是
除太祖真殿外餘皆代押時王習千字文安
震曰要詳音義淑蒙曰殿下但習音不尋其
義殿下雖不識字於臣何傷然恐不可王曰
師傅比來不講其義故不習耳淑蒙曰殿下

不習而反咎臣非臣不講也為代言忤德寧
公主貶流東萊中郎將金煥慶允和提控張
安世等以謂淑蒙雖有罪然侍講日久不宜
流與判事李元龍等百餘人上疏請召還不
允忠定時拜監察大夫糾正申翼之取惡少
輩馬付司僕寺淑蒙使人奪其馬以歸

李春富 4. 三下

李春富陽城縣人祖挺陽城君父那海僉議
評理美容儀心如其貌有寵於英宗皇帝除

直省舍人春富歷三司左尹密直代言恭愍
朝累拜判樞密院事紅賊陷京城以春富爲
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賜翰誠保節功臣
號轉都僉議評理賊平以簽兵有勞錄功爲
一等以事罷附辛旽爲贊成事王觀擊毬宮
門外旽騎過都評議司帳幕春富與密直金
蘭就立馬前拱手而語若奴隸然春富無才
望以柔順諂事旽又務迎合王心遂拜侍中
賜忠勤節義同德贊化功臣號常與蘭爲旽

腹心每朝二人必先謁旽私第然後赴衙一
日王欲除拜時池龍壽等擊東寧府師未還
春富曰今將士暴露于外破敵成功不行論
賞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武臣必失望王從
之軍中聞之大悅旽與其黨奇顯等謀逆事
覺流于水原春富蘭洪求通金瑱詣宮門言
臣等與旽同事以今旽流而臣等獨免如國
論何王曰且歸視事初高仁器泄旽逆謀春
富與蘭先白王以故寬其罪憲司奏曰春富

金蘭與眈同是宰輔名位相等趨走庭下曲
意承奉養成無君之心其罪大矣眈惡未著
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疑既知其
謀非唯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
謀舉大事必有倚恃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
同時事眈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
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宮省蒙蔽天聰兇
詐益甚豈可以曖昧微功枉稽天誅請置於
法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

眈逆謀宜即上聞反與賊眈商推數日至不
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惡反重及眈敗露上
自親問不唯庇眈其黨所為亦皆掩護為眈
謀主情迹暴著宜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
下教暴其罪春富弟元富為鷹揚軍上將軍
光富為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宗族多居
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眈黨流于外春
富子沃贊喬澣激並沒為奴分隸州郡沃隸
江陵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

按廉授兵使擊賊沃力戰却之江陵一境賴
以免事聞賜鞍馬免其役後辛禍給春富告
身

金元命年三十一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爲監察執義
上臺糾正庭迎從後譏之元命怒還家監察
司劾糾正許少游罷之元命移病王命視事
元命上臺糾正聯署條錄過失又不庭迎王
囚少游朴德方都弘慶等鞫之杖流有差遷

上將軍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爲二等收
復京城功爲一等拜密直副使素與贊成李
龜壽爲刎頸交龜壽過元命家置酒見妾與
妻同席曰君今爲相家且不齊何以正國叱
下其妾不飲而出再遷密直使賜輸誠奮義
功臣號初辛旽爲僧依元命見王及旽得幸
以元命爲三司左使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
四十二都府兵元命率徒兵修旻天寺薑池
鑿渠堰石徑市北街引流達于巡軍北橋自

言將以歷朝廷也術家曰徑市鑿溝武盛文
衰元命黨於眈恐臺諫文臣發其姦用術家
語以歷之後與吳仁澤等謀除眈眈知之訴
于王繫巡軍鞫之杖流盈德沒爲奴籍其家
久之眈遣其黨孫演杖殺之元命女爲郎將
朴東朝妻東朝死私典校令申仁甫辛禰時
憲司劾仁甫冒稱三品官又奸東朝妻請罪
之仁甫素諂附權貴且元命之女爲恭愍外
戚故寢其事仁甫止坐冒職杖配長巖戍

金鎡 4.三字下

金鎡義城縣人初事忠惠免居羅州以豪右
奪占田民資產饒富恭愍時倭寇羅州鎡率
木浦人擊走之以功復職輸貨權門屢爲全
羅道捕倭使頗有戰功紅賊陷京鎡從諸將
收復錄功爲一等出爲全羅道都巡禦使時
全羅饑重以兵革民不聊生鎡割剝無所不
至減軍糧用其半稅諸州漕船皆輸于家一
方噉噉大護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鎡以事

鈞致白晝強淫因以爲妾領漕船至內浦與
倭遇戰敗士卒死者過半嬖幸受鉞賂反譽
之王遣中使賜宮醞迎勞國人憤恨後以卒
屯黨流復起爲同知密直出鎮全羅憲司劾
不能沮鉞又附幸臣金興慶寵宦金師幸移
慶尚道都巡問使鎮合浦貪殘如全羅時按
廉柳珣劾鉞不法鉞亦捃摭珣過報于朝倭
寇合浦燒軍營士卒死者五千餘人王遣趙
琳誅之支解以徇諸道其子承眞奔喪王曰

擬遣益謙齋內不平仁任齋崔瑩等會復與
第議久不決齋厲聲曰判三司公可往瑩怒
曰吾旣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齋前語仁
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齋又托
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
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莫若移師攻遼侍
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
曰三宰敢爾君旣善謀國吾當讓避吾以爲
全州國之襟喉今賊闌入暴骨原野唇亡齒

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耳三宰抗此議則吾
何能爲遂徑出復興走追挽其袖泣止之齋
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齋過門不謁人始
知二人有隙有人帖匿名書於仁任之門曰
池齋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人鄭
穆欲劾去仁任以齋爲侍中事迫矣其速圖
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
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
仁任仁任密示齋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得

汝父之罪非大逆也喪畢就職

池齋 4.三字下

池齋忠州人其母巫女發跡行伍屢從軍有
功恭愍朝累遷判崇敬府事辛旽誅齋盡取
其服玩而有之辛禡時拜門下贊成事判版
圖司事有妾乙成者納金版圖未受價以罪
誅齋取其妻爲妾得價布千五百匹宰臣辛
順誅齋以其子益謙妻順女遂出順所沒第
宅貲產與之齋與李仁任林堅味專權貪黷

懌金續命清直謀傾軋之齋通禍乳媪張氏
其妻亦與張善出入禁中續命譏之曰宰相
之妻無故出入宮禁可乎齋聞而深銜之及
般若事起齋嫉諫官劾續命流之語在續命
傳持平宋齊岱欲劾齋交結乳媪齋門客執
義金承得密以告齋齋乃出齊岱知泰安郡
事齋用事于內承得及知申事金允升爲羽
翼齋之殺林樸仁任慶復興皆不與聞遂惡
焉先是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無間吾二人歟齋曰此內府令金賞所書也
賞仁任族姪也時承得允升判典校寺事李
悅左常侍華之元黨附齋以希遷擢自謂池
門四傑仁任欲剪齋黨未得閒會之元承得
聚悅家言曰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而行
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悅之
元承得巡衛府齋時爲巡軍副萬戶故仁任
托以誹謗朝政痛鞠之近日若等會悅家云
云作何等文書畫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

朱氏與大元戰爭未息先王決策臣事
朱氏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
但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
齋黨繫獄又鞫賞曰汝嘗爲掌令不署穆告
身以妓之釁乎世累乎賞穆嘗共姦一妓故
云賞曰以其身有過也然則誰發其議賞曰
寧我受罪臺議豈可洩乎於是杖流悅之元
略以承得嘗封順靜王后玄宮故免杖而流
之又流賞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慰安齋

危疑之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齋大懼嘗謂
仁任曰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益謙請救於
瑩不得曰崔公亦黨於仁任矣乃嚴兵自衛
掌令姜隱見齋權稍弛阿附仁任劾允升等
結爲朋黨沉酒酒色是夜允升往見齋曰之
元承得悅皆已見竄公之羽翼既除今又劾
我禍將及公宜早圖之齋遂與允升謀曰明
日我將請王命子視事又令復興仁任入政
房子便告王曰是政轉動也侍中不欲詣願

上親下批目即矯制召我我入罷復興仁任
職彼必各還其第我又白王云復興仁任乃
遂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族欲圖大事請
亟發兵收捕既定約使益謙言於族黨睦仁
吉曰仁任謀害吾父父亡則及我我亡則族
父繼之請潛遣睦忠波演等勇士期以詰朝
會宮門仁吉佯應曰諾因問曰所謀止仁任
乎益謙歷數復興瑩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
仁吉即馳告仁任等今避宿以觀變益謙陰

引交州道兵二十餘人密伺仁任動靜明日
齋至都堂謂復興仁任曰允升今為同知貢
舉而被臺劾若代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農
月可令視事復興欲乘齋出與瑩謀去之乃
陽言曰公可自詣闕白王齋遂至闕矯旨召
臺諫趣令允升視事適持平李吉祚等上疏
曰齋廣植黨與擅行威福謀殺冢宰允升為
齋腹心必知其謀請下獄鞫之疏將上齋以
約允升之語白禍不許齋色變又使人請仁

任入政房仁任復興瑩等知其謀與希泌邊
安烈吉敷朴林宗曹敏修楊伯淵堅味仁吉
等直至禡前命召齋入齋使其黨實天翊等
二十餘人哀甲帶劍聚闕下伺仁任等出將
擊之復興仁任等使仁吉白禡曰老臣聞不
測之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齋使益謙請甲
士於臣其情叵測齋厲聲曰有之復興仁任
琳乃洪倫妻族希泌倫之妻父忌臣欲誅逆
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耳視瑩佩刀張

目膝行而前若將奪之瑩執力鞘以身蔽禡
謂齋曰臣而無禮於君邦有常刑且爾止欲
殺兩侍中耶齋曰奚止侍中而已歷數在座
諸相抗語不已禡趣齋出齋曰上何故先退
臣禡曰諸卿可以次出齋振袂突出及門將
上馬中郎將桓天祐擊齋僕奪其馬堅味執
齋以待巡衛官齋顧左右索劍不得遂下齋
允升于巡軍獄益謙逃齋謂堅味曰與君有
平昔之雅幸亟殺之我死君亦繼之既囚齋

高麗史卷一百二十五 四十五
黨宮禁戒嚴初允升等屢夜飲謀以齋爲首
相密謂齋曰公爲冢宰何如齋曰有仁任在
况予命數在戊午運乃吉允升曰苟有命何
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變曰黃裳摸稜宜爲
左侍中公守侍中益謙薦揚軍上護軍之元
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承得簽書密直及鞫
齋齋曰悔聽允升計以至於此下益謙母妻
及其黨天翊判事高如意判書崔奕成典客
令黃淑真金履金密秦金剛洪子安李龍吉

李宗彦李乙和李匡張德賢金宗李陽真安
思祖等于獄翼日益謙聞母被繫自就獄瑩
鞫齋允升益謙聚兵闕門謀害大臣三人皆
服遂誅之并斬天翊奕成如意等二十餘人
流齋妾十二人益謙妾七人允升妾二人杖
流密金剛龍吉宗彦乙和德賢金得守等七
人流履思祖宋臣起等餘皆釋之如意奕成
皆爲齋卜吉凶者也又遣體覆使崔仁指鞫
承得之元悅于清州之元首服曰齋及允升

高麗史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謀殺大臣我實與聞悅曰前日匿名書實吾
所爲吾名乃十一畫也請原之仁拈栲問之
元曰悅亦與聞否之元曰有之悅不服及鞫
訊甚慘遂服承得被榜掠垂死猶不服然之
元悅證驗明甚乃服仁拈報于都堂仁任謂
復興瑩曰旣誅其魁可釋此輩復杖流何如
况罪不可再加乎復興曰齋愚人也從此輩
從史耳非齋首謀也瑩亦曰前日杖流以其
議朝政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

重者豈宜釋之仁任曰何以處悅若無悅書
吾儕其得有今日乎瑩曰果悅所爲當齋在
時可以言矣見竄之後猶不言是誣我也宜
并誅之仁拈遂斬承得之元悅傳首于京齋
遇知玄陵位至宰輔通禍乳媪或賂宮妾嬖
緣有寵恣其跋扈多植門客附已者用之異
已者斥之允升贈齋奴婢遂爲齋親信與承
得之元悅更相汲引齋倚爲腹心分置臺諫
大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十人唯取富者不

以色立門戶者十有二人貪淫譎詐賣官鬻
獄得人臧獲不可勝紀又遙授官爵代受祿
俸朝野側目及誅人皆快之益謙目不知書
嘗憑父勢以上護軍爲侍學爲世所嗤

4

列傳卷第三十八

